皇明嘉隆疏抄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致仕臣林俊謹

奏為陳愚悃以附餘忠事臣待盡海濱尋中風疾手足不仁口眼失位遂就醫藥備後事繼聞有西北之報漕輓供億恐煩

聖憂臣受知　四朝敘復起廢者屢屢既無能乂于

位而先有微功

陛下新政之召臣已衰老矣又無能乂于位而力乞

休致顧蒙　賜勑給役給廩歲時存問臣疏辭未允強顏登受臣今氣息奄奄安望乂居人世者哉臣自按察使乞歸已無起望附虛壙臣父墓之傍備妻蜺焉前項致蒙

恩典及身後葬祭遒乞停免以為臣存殁之安臣又

倣古人遺直遺表之儀猶有獻焉夫議禮聚訟

見各不同包而容之德乃大也若粉墨大辯恐

未足以服其心臣伏讀

明詔仰見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於斯有悔焉存恤赦

復日俟而又未聞也昔成湯改過不吝

陛下儷德堯舜于湯何有哉伏望早降

温言以荅幽明慰人望臣又聞古者撻人于朝與衆

辱之而已必欲壞爛其體膚而致之死者亦非

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時臣見廷撻三五臣容服

厚綿底衣加以重氈疊帊猶且林蓐數月於血

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甚非
國體所宜釀成末年諫止南巡掟死之慘幸
新詔優恤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
治間　詔獄　詔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
著問刺虎殺人打着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
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始有來
説之　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
旨令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失舊典甚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舊臣又見去歲以
來舊臣謝遣殆盡
朝著爲空伏望　聖明留念既去者禮致未去者

一慰留與數三大臣時加延接又有碩德重望如
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乞引自近以裨
聖德而聖政臣舌梗意長披書難盡無任懸結願
望之至
嘉靖四年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楊爵謹

題為慰人心以隆治道事臣惟人主一身萬化本原履至尊之位膺艱大之責用人行政是非得失方在幾微而關於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留者即甚可畏也是以聖帝明王深察乎此制治必于未亂保邦必于未危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為大于其細而圖難于其易然後天人交與而可以延國祚于永久矣方今天下大勢如人衰病之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即欲拯之無措手之地以臣觀之其危亂之形將成目前之憂甚大也大抵因仍苟且兵戎

一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通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讒諂面諛公肆欺罔士風民俗于此大壞　國之所恃以為國者掃地盡矣撥危亂而反之治安此在

陛下所以轉移率勵之者何如耳况當朝覲大比之時百司多士濟濟來廷延頸思化人人切仰極重不可反幾失於難濟伏願

陛下汲汲于此時留心焉以為善後之圖也臣以病居人下者八九年誤蒙　聖恩賜之起用擢以耳目之官任以糾劾之責受　命以來早夜耿耿每思　國事罔非而臣于　國恩有未報至

于痛心流涕者有之臣請畧舉目前之所見其
大要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以貽 聖心之憂
者焉
陛下告陳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
陛下之洪恩下負平生之所學也伏願 聖明垂聽
焉臣切惟天下之患莫大于以危為安以當為
利實則可憂而以為大可樂法家拂士日益遠
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積弊而至
蠱則不可得而救矣此實天下之大患也往年
夏末入秋恒陽不雨 畿輔千里巳無秋禾既
又立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微雪即止民失所

望洶洶憂旱之切遠近所同此正

陛下徹樂減膳率臣下以祈惠寧之時也而在廷之臣如大學士夏言數人者乃以為靈瑞而稱頌之其欺天罔人不亦甚乎其不幾乎安危利菑而以大可憂者為樂耶孔子告顏淵為邦在遠佞人若是而謂之佞人者非耶大臣之職輔君當道志于仁而先天下以為憂者也無忠亮體

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欲天下之治安可得耶又如翊國公郭勛者中外皆知其天下之大惡　朝廷之大蠹也勛之舉動蹤跡豈能逃乎　聖鑒雖

陛下盛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縱若止之于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人臣之體貌未失而勳戚之餘裔亦得以保全而善終也或使稔惡肆毒潛干政柄則群狡趨赴善類退處其爲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治道去其太甚者此其爲害治之甚所當急去而不可緩也凡此任用非人是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以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民不得所則其心不能無怨民心怨則天意可知矣古者民勤于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可得

而至於離散無所歸而至于死亡臣近巡視南城兩月中凍餒死者八十人此南城一廓耳共計五城未計有幾目所不及見而在於千萬里之遠者又未知有幾孰非

陛下之赤子也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蓋望一豆羹疏食以延須臾之生而不可得也此正

陛下愛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木之功十年于此矣而尚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者至數十員又差部官遠修雷坛以方士之故朘民膏血而不恤則民何以得其所哉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竭民之力盡民之財是自壞其根本也而國

何以爲國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不營一臺故海内富庶隋氏以盛脩宮室而至于亡國願

陛下以爲鑒戒則宇内生靈之慶也况今北虜跳梁内寇侵發警報日聞加以頻年災沴上下一空百計取之猶爲不足而興作未已以結怨于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之世君臣每以勤敬之道交相儆戒其見于經傳者如堯舜兢兢業業無怠無荒禹惜寸陰湯坐以待旦文王日不暇食武王以敬而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是數聖人所以崇德益壽善政和民之道不外乎勤與敬而已矣周

公召公之相成王也周公則以逸而戒之召公
則以敬而勉之蓋敬逸之間身之修否政之理
亂所由分此固周召忠君懇惻之心也
陛下即位之初勵精有為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
示天下其于堯舜三王之道蓋以心得之矣數
年以來因 聖體違和 朝儀間闕經筵未講
大小臣庶 朝參辭謝未得一覩
聖容數奏復逆未得一聆 天語若是者今已久矣
夫天位者艱難之地非逸豫之具也
陛下一身 天地百神賴以享百軍萬民賴以安一
日二日有萬幾之繁邇聞 聖躬調順大獲福

慶中外臣民罔不懽慶况此春氣漸和人思新
化庶官入　覲雖雖來自萬里之遠者孰不欲
鞠躬委曲北面舞蹈望　龍顔以慰快覩之心
乎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今日之事也若未
得瞻于咫尺　天顔之下以伸有孚顒若之敬
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渙散非隆古君
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
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執左道以惑衆聖王所
必誅而不宥者也今異言異服列于　廷苑之
間金紫赤紱賞及方外之士臣不意
陛下睿哲先物明見萬里而所爲一至於此夫保傅

之職坐而論道古人謂官不必備惟其人故非
道隆德盛極天下之選者不足以任此責今舉
而畀諸誕怪之徒輕之若流品之末則名器之
濫至此極矣且
陛下以天縱之聖資為上天之元子若遠宗帝王之
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廈之下與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
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和氣致
祥罔有天災則山川鬼神莫不寧矣安用假此
妖誕邪佞之術列諸法禁之地而藉之以為
聖躬之福耶此甚非 聖天子所以崇正遠佞乎正

蕩蕩奉三無私以化天下之道也臣聞風聲所及人起異議豪傑之士聞而解體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于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四也古人有言君聖則臣直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謀虛聽納諫其於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恃

陛下之能容敢于直言冒瀆 天威言過激切而獲罪亦多有之自此以來臣下懷危慮禍未聞敢有犯顏直諫而爲佳救逆心之論者昔人論求言之益以爲勉强以聽不若悅而從之蓋人臣

持祿保位者多而亡身徇國者少雖識見有明
暗言論有得失在
陛下明目達聽鑒別取舍于黜陟賞罰付之公論則
可矣若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
僕寺卿楊最者言出而身即死近日翰林院左
贊善兼修撰羅洪先等皆以言罷斥此于
國體治道所損甚多伏願　聖明少致思焉成湯
大聖人也仲虺告以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
有商之令主也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此二君作聖之功為萬世人主龜鑑也臣
非區區為一楊最等惜也但歷觀古今以來有

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以拒諫而亡者也今而後雖有素懷忠義之心者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壑亦必深自晦藏為保身計矣孰敢開法口論天下之事哉臣恐忠藎杜口則讒諛交進上德不能下達下情不能上通安危休戚無由以見而堂陛之間即遠于萬里矣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也凡此數者關於天下之治亂 國家之安危 聖心之憂誠未已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為不易察臣忠悃覽臣所陳賜之施行戒飭夏言務篤忠貞之道以報 國家崇重禮遇之

恩于郭勛則豫有以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
功開諫諍之路屏邪佞之術
陛下仍以慎獨養天德以天德達王道以慰人心以
祈 天佑則莊敬日強而眉壽永于千億虛靈
照物而忠邪莫可遁逃其焉
宗廟社稷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觀者端在此矣臣不勝戰
慄懇切之至
嘉靖二十年四月初五日奉
聖旨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王泮謹

題為任賢納諫以禦變圖治事臣聞賢才為國之利器言路係國之命脈有國者能用言則興不用言則替言路開則治言路閉則亂自古得失靡一未有不由斯道者考之經史昭昭可見也

陛下嗣統之初信任儒臣喜從直諫釐革弊政屏斥奸邪政事紀綱煥然一新用舍賞罰罔有不當

天下欣欣企望太平年穀屢登祥瑞疊見于時

群賢滿 朝直言盈庭此皆

陛下任納之明效大驗也頃歲以來漸不克終

朝廷大政多自中出而宰執不盡其議甚至攜手

同去而不之恤也舉措刑賞或失其宜而臺諫不得其言甚至駢首就獄而莫之顧也夫宰執以輔政宰執之議不從則善政何由立臺諫以防奸臺諫之言不聽則奸黨何由懲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政事日弛紀綱日紊

陛下有願治之心而聰明壅蔽天下之治漸隳

陛下有愛人之念而恩澤不究生民之命漸促豐年不作災異頻仍雷雹不時雨澤愆期伊洛秦楚同日地震江淮曹宋同類相食赤子弄兵于潢池軍士不得乎一飽此近代所無之變而忠臣義士之所為隱憂也上屋

聖慮爲之惻然脩省之　詔屢下而政之不節猶故賑濟之策累施而民之失業無補以臣言之

陛下任言納諫則有前日之治志意少衰則有今日之變今欲易變以爲治亦惟改今日之所爲由前日之所行以任賢納諫而已耳

陛下俯從臣言特尋初政優禮忠賢信而不疑政事一一以委之而不間以非人大臣已去如蔣冕陶琰汪俊林俊之賢仍加召用可也崇奬直諒采納不倦聰明一以寄之而不謂其逆已言事被罪如劉最鄧繼曾陳逅季本馬明衡朱淛林應驄呂柟鄒守益之直仍　賜勅還可也

兩宮孝養 聖情既以無間而 昭聖援立之至
恩起敬起孝可也 恭穆大禮
聖衷既出獨斷而席書桂萼之奸邪放之遠之可也
而又罷織造之官停土木之役謹名器之濫慎
錫予之節杜請託之私抑僥倖之漸罷貪殘之吏汰
浮冗之員藏閭閻之富廣邊儲之蓄
陛下又御經筵以講論道化而深戒逸欲日
召臣僚以咨訪治理而重防壅蔽引伸觸類不舉一
而遺二勵精化理不勤始而怠終若然則正學
日親正言日進 聖政日新
聖業日隆而天變不弭四年不至兆民不安天下不

治萬無是理也如不能然臣恐因循玩愒非惟不足爲治而飢寒迫切將來之憂又有甚于今者

陛下聰明天縱洞達治道臣不揣愚陋冒死謹言伏惟

采納幸甚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李巳等謹

題為聽忠言信

詔旨以裕國儲以防欺蔽事近該內承運庫尚衣監

太監崔敏等題稱急缺年例金兩珠寶等項乞

令戶部買進以備關領等因隨該臣等懇

請停買奉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欽此又該戶部反

覆執奏奉　聖旨發銀買金進上緊催來用欽

此臣等拱捧　綸音堅確嚴切切度

聖意之難回矣又知再行陳請必激怒

聖衷禍且不惻然忠　君愛　國乃臣之素志糾正

封駁又臣之職掌苟少益家

國雖生死有不計者豈敢巧為規避遂終緘默臣
是以冒死再陳冒犯鈇鉞惟
陛下矜察焉臣等伏覩
陛下登位之詔其於金珠寶石等項停止採買而內
一欵又云內府各衙門供應錢粮朕加意節省
用自有餘該部務查照弘治年間及嘉靖初年
舊額酌量徵派其以後年分加派者盡行革除
将單過數目奏知仍造冊送科備照如各衙門
假以缺少為由行文加派及該部阿奉准行者
科道官即時叅奏治以重罪欽此夫
陛下之出此詔旨也豈虛假以欺人也耶盖誠留心

省節加意　國儲以實心而行實政也是故
成命一須懽騰海宇以爲有
君如此太平可立致矣何數年以來左右近習干
請紛紜奸巧百出熒惑　聖聰動揺
國是遂致買玉買珠不一而足使
詔旨既出而輒更　成命方行而忽易美意良法徒
托於空言社鼠城狐肆然而無忌天下臣民已
失其仰望之心矣不意又有如太監崔敏者指
稱缺乏復行故智雖經部科執奏
陛下終未允俞夫政令者人主之大柄天下之所取
信百官之所承式蓋不可以不慎者故易曰渙

汗大號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此皆聖經之格
言人君所當慎守而不易也今
朝廷新政顧曲徇左右夕改朝更有如此則
陛下詔旨皆為虛文其何以示信于 天下乎且尚書
乃
陛下親信之臣臣等亦 朝廷耳目之寄
陛下於大臣言之不聽於言官論之不從不知外之
可信從者抑有何人臣等切料
陛下之意不過曰貴為 天子富有四海雖買此珠
王所費能幾不知抵璧投珠毀床碎瀛在古先
哲王戒 朝 聖祖行之俱有懿規此等玩好

寒不可衣飢不可食徒為移易性情靡費財用
以故棄而不惜方今　國庫縱使十分充實
陛下猶當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以希古哲王及
聖祖之芳跡矧今府庫空虛矣小民困竭矣帑藏所
入不足以待一年之出矣邊方年例奏發者無
時省直飢荒求濟者不已司計之臣雖千方那
補百計撐持尚且不給茲以玩好之故而用數
十萬之費何以區處何以借支況各處錢糧舊
欠者奉　詔蠲免新派者催徵未至太倉雖有
盈餘正宜存留以備經費尚可聽其不經妄用
而無繼于後也耶方其事下該部大臣懇懇執

奏以為不可無非省費裕 國之意而迺不蒙
允俞者蓋由崔敏等獻諂希寵惟欲積財貨以奉私
求蓄奸懷詐意在假公用以充私囊以致
陛下惑於邪說而正論不從墮于奸計而忠謀不用
誤 國欺君莫此為甚若不及今杜漸切恐將
来效尤肆意希求轉相欺蔽不至於空人之國
不已矣臣等為
陛下切憂之伏望
皇上念成命不可紛更大臣所當信任將該庫奏討
金珠等料備從部議申信 詔旨以昭
陛下之儉德以全 朝廷之大信其太監崔敏蠱惑

聖心罪在不宥伏乞速行罷斥楊蕙諸臣仍乞
天語嚴戒切諭各使奉公守法仰承　德意凡
明詔所載革除者不許妄行阻撓以遂覬覦今後內
臣凡有奏請悉付所司參詳可否既而該部執
奏斷在必行敢有徑請　內批欲遂奸計者即
係欺罔并聽該科糾劾重治如此則命令畫一
朝廷肅清雖有權奸不敢欺蔽矣
隆慶四年五月初六日奉
聖旨屢有旨李已這廝沽名簽視君上好生無理著
錦衣衛拏在午門前打一百棍送刑部監候陳
吾德著為民

吏科給事中臣周瑯謹

題為廣聽納隆委任以登治化事伏惟

陛下臨御以來宵旰忘疲形神兩瘁可謂有前代帝王畜治之勤有前代帝王望治之切是故宜任直亮為耳目以擴其聰明任老成為腹心以資其施為茲固適治之大端大本也夫何比來臣工論事連章累牘殆無虛日一切漫不加省即此豈 宗廟 社稷之福太平有道之象哉臣請擬其甚者言之頃

陛下有命欲為都督同知陳萬言蓋造房第節該科道等官余賛等言之尚書等官趙璜等言之

陛下皆一切不省豈以萬言為奇貨將沽直以自賢

昔漢田蚡以外戚請考工地以益宅武帝怒曰

君何不遂取武庫後乃稍退君子猶譏其縱之

於始而徒懲創于後也今萬言所沽之恩庇非

一所給之地宅不貲亦足以敗肺腑之親矣乃

以公私俱困之際又欲驅既罷之民於板築之

間以滋其窮奢極靡之欲不幾于以飽食鞠子

者耶臣于此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主事羅洪載妄逮錦衣百戶因下之鎮撫司

獄節該科道等官劉濟等言之尚書等官林俊

孫交等言之

陛下一切不省豈以諸臣與洪載同臭味故朋黨以相庇也昔高歡謂鮮卑曰漢人是汝奴男爲汝耕女爲汝織汝何故陵之又謂漢人曰鮮卑是汝作家爲汝擊賊汝何故嫉之君子謂高歡僞醜雖不足語蕩蕩平平之道亦稍有蕩蕩平平之餘風也今洪載所犯特愚戇之過所坐非重大之條固不足以赫雷電之威矣乃以儔類欲恨之余畀之所願甘心之人於羅織之内以爲責報求償之地不幾於以膏沃助薪者耶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頃

陛下以左右閹竪之請屢於宮闈之内爲齋醮之舉

隨談給事中張嵩言之不報又談大學士楊廷和等言之亦徒被 優荅未見

明賜施行豈以諸臣類儒士緣飾經議不能窺

陛下求福田利澤之美也耶昔舜命重黎絕地天通漢文帝詔天下祝釐皆不得歸福于上而舜文卒為賢聖其後世亦皆引長不替至如崇奉二氏如梁武帝宋徽宗皆覆轍可按考之何復效之耶臣於此亦未解諸臣之言果不可聽也然此特聽斷之失也昔魏少府楊阜欲上書省宮人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以禁密不得宣露阜杖之且曰 國家不與九卿為密而與小吏

爲姦乎帝聞愈憚君子亦以爲知言今廷和等
皆卿輔之職上兼師保之重固宜使之造膝承
弼相與都俞吁咈于無間也今
陛下於宮闈齋醮一事徒使閹豎陰柄其議而廷和
等皆不聞于其始又不得斡旋於終則
陛下非與此輩爲姦而與廷和等疏乎唐李德裕論
致理之要以爲常令政事皆出中書則天下何
憂不理此正端本之論也今
內閣以代言論思之地即古之中書無異也而
陛下一切處分
內閣或不與其票擬而閹豎憸小時得恣其竊弄

則政事出于多門是又委政之失如此伏望
陛下留神聽納以達群情凡前項諸臣奏議一切早
賜施行毋囿於偏私毋委於虛誕務使天下拭
目以觀維新之美仍望
陛下留神委任以崇政體凡一切政令必付之
內閣票擬而以 宸斷主之凡二三左右皆不得
睥睨掣肘於間如此則聰明不致壅蔽政柄不
致下移而
祖宗重熙累洽之盛不難復矣
嘉靖二年閏四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四川道監察御史臣盧之問謹

題爲更弊端以光初政事臣切惟

陛下登極之詔天下臣民忻忻拭目勢若更生以仰

嘉靖維新之治柰何不二年而事漸不如初至

於今日綱紀大事漸多乖張姑以今日之大者

言之禮樂刑賞　朝廷之柄也異姓主祀

帝舞陳番而禮樂之制未明餐豐戚豌獄惏郎官而

刑賞之典不中甚或卑官殊錫而孳丁蒙蔭矣

股肱耳目

陛下之一體也大臣請速停齋醮　諭以

溫旨而不查停則手足無運動之體臺諫請寢杜濫

爵　吝以有旨而不改正則耳目之視聽之司甚或氣血未理而趨蹶動心矣以至兵部近日議處南京御史林若周查革鎮守分守私隨人役奉
聖旨近來各處鎮守等官多係新政簡用未聞有生事害人的其奏帶隨叅人役亦各有定例不必紛更欽此臣惟中官之賢者間或有之而生事害人者極多如經鷰晏洪輩之守法百無二三若陰邪張銳輩之貪奸十常八九陰類肆行安保其終申明戒諭一日不可無者臣伏覩
登極之詔恒以貪刻害事侵越職掌戒飭裁革夫何

今日不能保其終即以未聞有生事害人的否之　綸音是啓其奸貪之局而弛其戒飭之防天命不易汝往欽哉廢職者刑勿赦欺公者罪必誅以此繩之猶有玩法以偷生寬之以未聞彼將何所忌憚哉況當司禮監太監張佐新用之時臣恐天下之鎮守分守將曰某人新用即傳此　旨吾屬有恃而無患矣不惟為

聖德之累抑為太監張佐生不善之助寔貪奸逞欲之機逞而不已則　朝廷之法何行天下之民何辜焉乞仍照兵部議處戒飭旨章及禮樂刑賞齊醮濫賞政事之大者俱一一各部查如吏部

右侍郎何孟春禮部右侍郎賈詠等大學士楊
廷和等給事中張嵩張僑劉世揚李學曾張原
安磐等前後建議一一改正合天下之公論俟
百世而可行臣又願　陛下凡群臣建議章奏
進經　睿覽裁處務遵　登極之詔漸如初政
之美并臣所舉數事速　賜施行采擇庶災異
可彌休祥可期實千萬年　國家無疆之慶矣
臣待罪言路知而不言則負緘默之罪故敢冒
死上陳望乞　俯賜施行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嘉靖二年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余瓚等謹

題為一法令以全治體杜私恩以隆　新政事照

得先該　欽天監官葉湘等題稱躬詣

清寧宮後被災處所看得方位有碍不宜盖造節

奉　欽依著該衙門預備料物修理該工部議

各處財竭民困奏派物料恐非所堪要將沒官

房屋高整者量留數處以備將來別用其餘變

賣價銀以備修理題奉

聖旨是沒官房屋變賣價銀都准你部裏收貯以備

脩理支用欽此近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東城思城坊把擡巷東首犯人錢寧房屋一所

賞與皇親邵茂住阜城門大街北犯人廖鵬房
屋西二所賞與皇親邵輔等住坐東一所并街
南房屋俱賞與奶子劉氏住該衙門知道欽此
隨該工部題稱髙整房屋數處節經奏
旨賞賜皇親蔣綸蔣山蔣壽蔣泰邵喜昌國夫人訖
止有錢寧廖鵬數處見今 大婚禮在邇將来
三宮戚畹例該賞給房屋創造一舉不堪傷勞派
行天下豈能濟急查得犯人數內王獻江彬王
淮三所亦頗相應合無分給皇親邵茂等居住
所有錢寧等房屋仍存留以備後来
三宮戚畹賞給等因奏 聖旨已有旨了欽此

等亟悉昧不知所因果准工部所議量留以備
恭請用之　旨乎抑將變賣價銀以備
理發給之　旨乎或如司禮監所傳賞與
皇親邵茂等居住之　旨乎反覆思惟莫知所措切
惟信者君之大寶昔齊桓晉文區區伯國亦知
以信自守卒成其業況
天子君臨萬方政令之出朝更夕改天下臣民將何
適從哉
陛下天資英睿學問夙成法
祖意專求治心切臣等固知必不為此也邵茂等無
涎甲第萌覬覦之心皷動

宮闈爲求索之舉而
陛下篤念懿親重違　慈訓遂不顧前
旨而有此傳奉也夫邵茂等戚屬之疏近人品固未
敢泛論也但邵武等叨濫　皇恩依承餘蔭已
肆拾餘年矣非不知　累朝憲章也乃乘時射
利鑽刺之尤徒知棟宇連雲可愛也獨不念被
災賢妃隨各號〻方依住之苦乎徒知
皇親貴戚可求也獨不體將來　三宮戚畹將何以
給賜乎徒以一巳之私欲可飽也獨不思
朝廷之大信不可以不守乎爰自正德以來奸黨
祖繼弄權　先帝又郤巡幸天下之民[illegible]瀝

體已不堪命矣幸而

陛下起自興藩入繼 大統中外臣民所以仰望

陛下如何皆以為堯舜可期而三代以下中主不足

倫也雍熙可待而漢唐以來小康不足倫也今

陛下臨御幾年矣天下塗炭者未起呻吟者未息邊

方警報殆無虛日軍士缺粮動踰數年鬨譟之

聞害及巡撫白日之内劫刲都城

陛下誠思之以為天下果雍熙乎抑小康乎況近日

以來火災屢起黃霧四塞人無豐寡焉變不虛生

此固

陛下聰明仁孝有願治之心故天心仁愛屢垂異以

謹告之也而

陛下所以荅之者何如　詔書已下冒濫革矣而今日之推陞者廼　藩邸之牧圉也明日所推陞者乃藩邸之厮徒也冒濫可革而獨不革於藩邸舊人矣傳乞罷矣今日之所賞者

皇親之莊田也明日之所賞者　皇親之房屋也傳乞可罷獨不罷於將邵數家矣蓋

陛下在興府則興府之人固

陛下之人也今日君臨天下則天下之臣工孰非

陛下之手足乎天下之人民孰非

陛下之赤子乎自

陛下一身而言則　陛下待邵之家固
陛下之親也自　祖宗列祖而言則先朝戚畹孰非
陛下之至親乎天下各王孰非
陛下之骨肉乎今日之困窮已極而飢寒餓殍者誠
不知其幾也不聞有實惠之蒙而所加惠者惟
藩邸之人　九廟之神靈在天而子孫蕃衍又不
知其幾也未聞有存恤之典而所賞賚者惟待
邵之家臣民所以仰望者如彼
上天所以譴告者如彼而
陛下所以答之者如此災異可息乎否也
陛下反而思之將以為何如天下後世又將以為何

如其於新政能無少累也耶該部所以晝惟夜
思殫心竭慮勤勤懇懇不避煩瀆為
陛下開陳者正欲
陛下撫安生民轉禍為福為堯舜之主雍熙之治也
而
陛下聞之如石投水乃曰已有 旨了臣等待罪該
科莫知所為不敢緘默冒昧 上言者伏望
陛下留神省覽察狂瞽之言以 天變為當畏以民
窮為當恤以 祖宗基業之艱為當念以天下
神器之重為當保以心制事以義割恩將前所
賜皇親邵喜等房屋量加裁省分給邵茂等居住將

錢寧康鵬房屋特降　綸音依該部所議
明示存留以備將来别用仍　戒諭邵茂等毋入下
人之言毋聳　宮闈之聽安静保守共享嘉靖
之休必不得已即如該科所議將王獻等房屋
量爲給撥仍乞　勑司禮監以後凡有當行事
件務下　内閣及該部議詳可否奏
請施行毋得傳奉以拑人口庶法度畫一而治體可
全私恩杜絶而　新政可隆矣
嘉靖元年二月二十日奉
聖旨你每說的是已賞了寫該衙門知道

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臣高世䰐謹

題為戒逸豫以光　聖德以保

聖治事臣考周公無逸篇商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高宗嘉靖殷邦至於

大小無時或怨周文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

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

供故皆享　國之長久自祖甲以後立王生則

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民之勞苦惟耽樂

之從亦罔或克壽始知敬戒者帝王保治之心

逸豫者世王危亡之漸也仰惟

皇上臨御以来早朝勤政　日講勤學敬事

神祇孝享　宗廟凝神淵默端拱　深宮一念勤慎
雖古聖王亦不過是近日孝奉　兩宮觀騎泛
舟昨又欲以端陽令節看標　賜宴雖率由舊
典自能樽節但臣有意外之慮請爲
陛下陳之臣聞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夫舜大聖人
處雍熙太和之盛漆器細物若無害也而諫者
猶恐其爲侈靡之漸也至于十人而不止當時
不以爲迂益彰舜德之高明今
陛下之德無愧于舜近日有此二舉其將爲逸樂之
漸矣臣待罪言官豈容緘默以自愧于舜廷之
十臣乎然此實非出於

陛下之心也左右必有援 先朝故事請者否則豈
能遽移 聖心平日勤慎之素樂聽而勇從耶
蓋謨訓功烈盡善盡美者 祖宗精神心術之
所在也萬代如見固 聖子神孫繼述之孝其
或因時成事行於昔而泥於今者亦當通其變
而使民宜之也臣近覩 旨意輒引故事如鎮
守鄧文之換勑則曰這勑原是 先朝舊規如
太監張忠之乞陞官則曰這陞官受職亦依倣
先朝事例則皆近習附會欺 陛下以濟其私
陛下已入其機而不悟矣臣恐自兹以往巧立機關
倚引故事以誘

陛下于嬉戲于遊田于荒淫于聲色于貨利于土木
于淫巧紛更接踵至也臣不慮
陛下無快心之物而慮
陛下有為物所遷之心矣臣觀正德初年
先帝未有闕德特因左右一二小人之誘日漸日化
卒流蕩忘返不可收拾　先帝初心未嘗甘至
此也始而漸漸而化化而成矣尤物移人逸樂
蕩性誠可畏也誠可懼也殷鑒不遠可不加之
意哉且
陛下以為今日之治與舜之時何如在朝之臣果如
九官之相讓乎在外之臣果如百官之允諧

內之九州果如康衢之民乎外之四夷果如有
苗之格乎十六相果盡登庸舉四凶果盡除庶績果
咸熙四靈果畢集乎平成乎臣切以爲未也方今之
時止虞廷君臣更相戒飭之日詎可謂天下盡
無事夫位信爲可樂乎哉伏願
陛下存難任勿忘之心嚴無逸乃逸之戒慎起居以
節嗜慾遠邪佞以親儒臣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毋以一日二日爲可樂而以匹夫匹婦不獲爲
可憂則諂諛之徒自不敢肆面欺之詐如昔日
之誤 先朝而臣子
陛下庶幾無愧于十臣之望舜矣臣不勝戰懼隕越

請罪之至

嘉靖五年五月初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趙廷瑞謹

題為鑑前事杜後艱以答天休人望事臣近見諸大臣瀝違之疏言官隨事論諫之章逾月之間凡數十上雖仰恃 聖明胥得危言於有道之朝然實因 聖心頓易於反正之初刑賞大政一切未脩 舊典以是不避諱復冗多舉

先帝為

陛下言者夫 先帝初年豈非將大有為也哉况當孝皇之後海內富庶又天錫英資卓爾無前使永肩一心篤任耆舊則何泰階之不平也夫何群奸漸次蠱誘乘間雜進 先帝為其所蔽十六年

間政柄下移遠近驛動億萬包桑之業陵夷我
不可震不有　上天純佑　祖宗在天之靈陰
庇而黙相之臣愚不敢謂有今日矣誰生厲階
商鑒不遠諸臣進言之私蓋欲藉此以感悟
聰聽懲前事耳
陛下昔當龍潛亦已洞知非　先帝之意今乃躬自
蹈之事涉貴近畧無滯礙語及憸頑牢不可破
臣切疑焉臣意
陛下於近日章奏苦於逆耳已不敢望沃心之益而
謂涉於煩數則厭易茲甚矣前事不省後艱必
至臣恐萬方臣庶覽然失望治之心豪傑聞而

解體也其何以荅滋至之天休哉臣顧益軫
聖念載慎初服試于　臨御之暇思之曰敗
先帝之事者誰哉又曰大小之臣匡救恐後者果為
其身謀哉興言及此則從違之下自有至當之
歸中興致治可坐而策矣臣叨祿諫垣深慙無
補敢以在廷之論申瀆　宸嚴倘
陛下少留睿慮將諸臣前後所論悉見采納斟酌舉
行則不獨臣之慶幸也
嘉靖二年五月初九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科給事中臣張逵謹

題為陳弊端以圖美業事切惟

陛下臨御方昉二年于兹當墨衰勿遽之時汛洒紛更一歸憲度使士風頓回　國是大定

天心克享臣嘗追而思之此何等精明何等氣象當時進言者徃徃以不克終為戒蓋慮夫令圖難終政成或怠非謂行之未及踰年而舉措漸乖背也臣歷觀史傳自古人君善始者多克終者寡不暇具數如周穆王唐太宗皆親致太平而卒之為後世嘆息者然猶服勤幾二十年未有若今日　詔墨未乾而渙汗隨反治效未臻而

獘端旋復者也

陛下居常嘉慕遠軼堯舜之上區區周穆王唐太宗顧足之異哉方

陛下即位首下詔曰先朝勵精雖切化理未敷茲欲興道致治必當革故鼎新一時號令政事煥然可述不但如臣前所名狀而已夫何力行未久新化首乖事有昨以為非而今以為是人有昨以為不肖而今以為賢變易黑白朝令夕改臣實不知其端臣請以今日之事以初即位不異於正德年間甚或有正德年所未有者異哉一二者信之推

陛下垂聽　先朝嘗建新寺崇佛教矣而今日之齋
醮繁興　先朝嘗變群小濫傳乞矣而今日之
爵賞普施　先朝嘗頒內降遺政本矣而今日
事之不關於宰執者非一也　先朝嘗棄法司
賂大獄矣而今日法之不行于貴近者非一也
科道會本而責以奏擾豈嘉獎忠言降赦之初
心大臣執法而詰令回話豈召用典刑者舊之
初意至如崔元封侯蔣倫市寵陳萬言乞西安
門新宅　先朝貴戚未有若此之恩幸也廖鵬
繫獄劉暉得言李隆復差就彼勘問
先朝之罪人未有若此之淹縱也臧鳳守邊未還歸

關今日之外患多梗也礦徒弄兵流毒諸郡今
日之潢池有警也四方萬里災傷日聞饑旬股
肱来手絕望民生無聊過 先朝也恒陽肆眚
雨土示沴天變頻仍過 先朝也凡臣擬捨僅
惟數節其餘蒙蔽
陛下背理蠧政禍民危國未能纚縷塵瀆者猶不知
幾伏惟
陛下赫然大奮剛明之威遠覽古今之變行一事必
曰吾嘗以此等為 先朝獘政躬親革之矣今
何為而復行用一人必曰吾嘗以此曹為
先朝奸人躬親去之矣今何為而復用退朝之時請

間之燕深惟　社稷之害遠規億兆之計絕嗜
慾之私使身常强固無以怠惰委政捐勤學問
之功使德常清明無以奸邪奪天機則治何以
不若商宗壽何以不若堯舜彼周穆王唐太宗
信不足錄矣不然天下之事變無窮
國家之治亂莫測　先朝承
孝皇熙洽之餘今日當正德紛更之後事殊勢異較
若甚明
陛下苟因循姑息不盡反目前之危臣切未見其可
也臣顓愚之性不能隱默豈不知犯忌諱者負
雷霆之誅捨細微者享富貴之利顧臣今日之

所得餘幾何而不爲
陛下陳之臣不勝惓惓憂惻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雷應龍謹

題為察奸欺以隆　君道事臣聞人君之道在脩己以治人無失己以狥人脩己以治人者事無巨細必揆之以理人無親疏必御之以道終日欽欽不敢少置身於有過之地失己以狥人者請託得行奸貪遂矣私恩曠蕩闕失遂矣害及于下而怨獨歸于上二者得失甚明實非難辨但情愛之私易溺欺罔之計易墮少有不察鮮不至于狥人而不自知矣

陛下聰明天啓應時而出親見當時之弊臣仰窺

聖心豈不欲一振而新之使　治高千古　名冠百

世與堯舜爭先乎必不肯習前弊蹈舊轍甘于
徇人以負天下之望也故　即位之初善政疊
出如裁革傳陞乞陞之官員取田買辦之內臣
禁約鎮守不許干預錢粮詞訟侵越諸衙門職
掌除天下之大弊造天下之大福孰有要於此
者天下臣民歡忻鼓舞皆謂太平之福跂踵可
望也於今五年矣不知
陛下以天下為治乎為未治乎比於　即位之初為
過乎為不及乎　聖志之所為者為盡副乎為
未副乎
陛下試熟思之當自有惕然感發不容自已者矣夫

奸欺之所以誤人國者孰不始于利其身哉今
左右近幸之臣今日乞一事明日乞一事不知
所乞果於 聖政有益也耶無亦自利其身也
耶利歸于奸欺而政因以病欲望治也斯難矣
臣姑舉一二大者言之張忠為官匠工作乞陞
官蓋欲市一已之私恩而不顧
陛下有官人之失也刁永請差織造羊絨袍服蓋欲
罔一方之厚利而不顧
陛下為儉德之累也賴恩乞照例兼理沿海地方鄧
文乞照成化弘治年間換
敕豈不為有所援引可以欺罔而得濟其私哉抑不

知竊弄權柄擾害地方其於
陛下守法愛人之仁所損不細也
陛下于此少加詢察必知此輩利其身而不顧其
君且將罪之不宥矣奸謀何由遂哉
陛下偶未察之隨所乞無不應之如響該部執奏勿
之聽臺諫執奏勿之聽既輕信而悞于前又吝
改而持於後是其爲鄧文刁永張忠賴恩輩謀
則誠善矣其如
陛下何如地方何茲不近於失已以狥人乎夫心之
察與不察所係之重如此寧可忽也耶臣嘗以
精一執中之學上陳 天聽望

陛下爲堯舜矣雖誠意未至愧無足以感格然臣區
區忠愛之心終不能以自已伏望
陛下俯聽臣言深惟自愛之計將鄧文习永張忠賴
恩寵諸所乞請盡行革去仍各加黜罰以懲其
奸杳臣前疏　賜垂睿覽繼今無幽無顯無巨
無細必加精察持守之功使無一事之不當乎
其理萬一有誤即從言官之論則奸欺莫逞
聖政無愆太平可致堯舜真不難爲矣然臣臨楮不
能無感焉昔宋儒朱熹嘗入對或謂正心誠意
之說上所厭聞百世之下猶有遺憾
陛下勿使後之視今復如今之視昔則非直臣一身

之幸實　宗社生靈之幸也臣干冒
天威無任惶懼殞越待罪之至
嘉靖五年四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禮科右給事中臣王俊民謹

題爲陳切務以裨

聖治事臣伏見近日　聖治精明　聖斷果决深快

天下之人心者有數事焉臣姑舉一二事証之

如定國公徐光祚奏討地土已累奉

旨查與人心不無疑慮也續該戶部尚書秦金執奏

節奉　聖旨這地土着與民照舊管業欽此又

如御史魏有本因申救都督馬永旋被謫降雖

累經臣工論救未蒙　俞允人心亦不無疑慮

也續該吏部尚書廖紀執奏節奉

聖旨魏有本准復原職欽此此三者

綸音一出人心踴躍稱快臣於此仰窺
陛下有天地包涵之量焉有　日月照臨之明焉夫
勢已去而終回事垂成而終止其視前代史冊
業已成之業已許之者萬萬不侔
聖治何精明也　聖斷何果決也是非特秦金廖紀
感遇思奮而已凡中外大小臣工孰不乃心
帝室奮脩職業以求無負於
陛下也哉臣以爲太平之治可計日而致也臣又因
此仰思　聖心於天下之務惟務至當之歸必
不厭臣下之言爲煩瀆也臣故舉今日之切於
聖治者切事伏爲

皇上陳之如蒙乞 勅該部覆議擬施行臣愚幸甚天
下幸甚
計開
一宥小臣之過切見學士豊熙等謫戍遠方已
經累歳禮部尚書席書奏乞原宥及都督馬
永面話又蒙 聖旨豊熙等 朝廷自從寛
赦宥欽此臣於此仰窺 聖意固欲從寛放
還諸臣矣但側聴既久未蒙 處分乞
勅該部査照前 旨即 賜勅還使諸臣再覩天日
之明則四海共享雍熙之治矣
一規戒臣之失近該侍郎張璁詹事桂萼攻發

大學士費宏過失非九官相讓百僚師師之
風也節該給事中葛明御史張祿等劾奏伏
蒙
陛下兩賜優容俱有 溫旨勉留是固 聖明信任
大臣略其細故之至意也但恐此三臣者各
懷忿忌積日愈久積怨愈深而挾私之意多
於奉公之心也是豈 國家之福哉如蒙仍
照葛明等所奏當罷斥者 亟賜罷斥當罰
治者量為罰治或 召之面諭戒以和衷使
三臣無懷忮憾之私則群臣益成協恭之美
矣

一重賞功之器近該御用監官爲已故太監王
英奏乞　恩典奉　旨黃富等俱授錦衣衛
指揮千百戶等官該部科累奏裁減未蒙
允俞臣切以爲指揮千百戶等職　國家所以待有
功也今以一人之故而陞至七八人之衆以
賞功之器而畀諸無寸功之人觧天下立功
之心啓後來援例之患寔出於此伏望
陛下重賞功之器塞無厭之求仍照該部該科所奏
即　賜裁革著之令典永爲遵守使人無望
外之恩則各奮立功之念矣
一罷不急之功近該工部奏稱欲先脩

仁壽宮其餘王德安喜景福等宮暫停脩理又該工
科亦奏前事但未蒙　俞允臣切惟事有大
小工有緩急夫　仁壽宮者
陛下所以奉養　昭聖皇太后况又出於
章聖皇太后之慈訓事關
皇上孝敬之大節此工之不可緩者也雖竭天下之
財力亦當汲汲焉為之若夫王德等宮則皆
在所緩耳今欲一時脩蓋未免有時絀舉贏
之患非
陛下節用愛人之心伏望　俯從該部該科所奏特
勅修蓋　仁壽宮其餘王德等宮暫且停止則財用

易給工力易完

皇上孝敬　兩宮之盛德益昭著于天下矣

嘉靖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兵科給事中臣許相卿謹

題爲 體剛德親政權以折奸防亂事臣聞天下政權必出于一一則治二三則亂上操則治下操則亂賢公卿大夫衛翼奉行之則治匪人僭干之則亂臣嘗稽往迹察近事以此推之百不失一蓋於今日誦 詔令遡政機切慮深思殷憂大懼繼之涕泣不能自已夫天下之變先事言之言之不信且易收禍逮事之至言又無及臣言官也是以但取及事不敢愛死伏惟

仁聖察愚忠而裁其罪切覩

陛下入繼大統 御極未寧登用耆德嘉納忠讜申

敕法守栽抑僥倖竄殛兇邪不旬月間盡復
祖宗之舊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剛也已矣欣欣引頸
屈指以期治平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乖令
日以益甚殆
陛下明少蔽乎剛少懦乎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巧
移者居中似有人乎臣恐矯誣漸習以爲常
他日矯以疎大臣矯以逐諫官矯以縱親好矯
以興土木矯以事邊功矯以擅生殺矯以私賞
罰將來之禍不可稱諱雖有智者恐難善其後
矣臣爲是懼請得舍其細論其大者豈文左道
罔上師臣言之謾答以知道言官交章勿論

也羅洪載守職逮繫秘獄大小臣工疏十七上
而說不行近又庇崔文奪法司之職首罪林俊
以違　旨怒言官之奏擿其從事涉中人曲
降　温旨於法有礙則曰免提問於罪難贖則
曰送司禮監奏請發落無功乞廕則曰與做錦
衣衛百戶然則昔登用者今播棄昔嘉納者今
咈逆昔申救者今阻撓昔裁抑者今牽引此與
正德之初何異而明哲廳直之士雖欲盡節竭
忠勢可得乎臣聞俊將爲去矣俊士望也俊去
而俊之類臣知其不能留矣或復懷祿强顏依
阿隱忍與近習私人相表裏以偷歲月之安幸

禍之萬一於不吾遠者其猷為識趣是亦私人近習而已矣然則
陛下將與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且帖然乎臣又必知其不能一日安也夫今日之天下寧堪此輩再敗壞耶譬之人身在
武宗時病已阽危傷生縱欲有旦夕不起之慮然元氣猶壯一劑適中可以立起何也承
孝廟之澤也其在今日病雖稍蘇元氣憊甚不必酒色七情百毒攻之也寒燠不節飲食不時遂至長也何也承
武宗之禍也故勵精圖治舍己從人庶幾可以望治而況群小竊權紊政以趣之哉亂機已形臣言

今已晚矣伏願
陛下赳然覺悟收還政柄用大舜勿疑之勇齊威烹
阿之斷取弄權干政尤無良如崔文者
勅送法司處之重典以塞人心蟄且餘類然後務舉
親政遠色去讒勉留故老延訪忠言體察民隱
宮府一體上下一心則德可堯舜治可商周功可
祖宗
陛下享無疆之祚群臣與蒙譆之榮近習私人亦得
以同樂和平矣否則人心將去
天命難忱固
陛下之憂亦群臣之羞近習私人亦非便身之圖也

臣實畏之

嘉靖二十年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南京吏科等科給事中臣鄭慶雲等謹
題為廣
德意宥言官戢憸士以杜亂階事臣等
近覩
朝報內該禮科給事中劉冣劾奏太監
崔文而崔文亦自行奏辯不數日劉冣有調外
之命遠近傳聞各相驚歎夫崔文
陛下左右之臣也職宜引君當道為
國惜財顧乃
倡興左道蠱惑
聖心虛糜錢糧不可勝計罪
彰彰矣劉冣為
朝廷耳目之官彈劾是司志
在闢邪心存愛
國
陛下不思寬容獎用調謫若遺是
陛下以崔文一人之故而逐言官塞
國家之耳目

拂士夫之公論壞
祖宗之成法塞天下之言路皆在此一舉矣諺曰教
女以潔尚恐不潔而況教之以不潔乎教臣以
忠尚恐不忠而況教之以不忠乎今
陛下選用臺諫專以言責之今復以言罪之將見人
皆以言為諱自此以後萬一有奸臣逆子竊發
不軌以圖危 社稷誰復肯為
陛下言乎夫天下之禍恒起幾微慎始防初不可不
謹昔 武宗皇帝在御之日逆瑾一內臣耳
武宗寵之科道官從而論之 武宗復從而怒之丘
之械繫之在 朝廷之臣[illegible]各緘口

閉舌莫敢言其過於是逆瑾徐起挾
天子之威權震動天下之人心機積勢乗尾大不掉
遂謀簒逆幸賴 天佑 皇明元悪就擒不然
則今日天下之事又不知何如也
國家宦官之禍一見于王振再見于曹祥三見于
逆瑾雖奸謀勿遂 國非其國矣此
陛下之所知而亦崔文之所習聞者也臣等謂今日
崔文之禍不戰必將與三逆豎同
陛下爲 國家計崔文亦當自爲身家計不然則非
臣等所知也傳言星星之火易於燎原涓涓之
滴易于滔天今乃不知撲塞而復倡起之後將

何極夫小人之輩竊取權柄擅作威福希圖富貴乞求恩澤旁伺左右垂涎染指回顧却走而不敢竊發者以　朝廷有言官在耳恐一遭彈劾罪無所容也今

陛下罷一言官則此輩小人若蜂然而起自以為得計凡可以遂已私圖已利萬一如臣等前所云者無不為之矣彼將謂以後諫官必不敢言而已不必有所畏憚也不亦可憂而懼也乎臣等又伏覩

陛下登極新詔凡在　先朝有因以言得禍於死者贈官敘蔭於廢者敘復超遷振作士氣開廣言

路實中興第一義事不意一二年間至此極也
況今天變見于上人事乖于下四方饑饉盜賊
生發此正
陛下修省詔求直言之日奈何復動舉若是伏望
陛下即將劉寂召回照舊供職崔文早　賜罷斥毋
使其惡日深爲　國重患且致天下之人窺見
陛下不能容言受諫縱惡長奸親小人而遠君子也
臣等待罪言官義無嫌避狂愚之言惟
陛下采納馬無任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九月初三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四川道監察御史臣劉思賢等一本懇乞

聖明慎政令以崇　國體以安人心事臣等於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伏見都察院等衙門接到

内閣傳奉　聖諭近来災異頻仍多因部院政事不調假公營私聽信刁風濫受詞訟誣害平人致傷和氣著廠衛緝訪来說欽此欽遵臣等仰

見

陛下遇災知懼保安圖治之盛心也臣等待罪臺端於諸臣政事不調干召災沴不能糾正致煩

九重嚴命儆惕有位臣等愧死無地尚復何言但廠

衛緝訪一節實係　國體安危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夫天下之政猶之一身天子元首也輔臣腹心也部院股肱也科道耳目也恭惟
祖宗立法以機務付腹心之臣以幹理付股肱之臣以糾劾付耳目之臣用即弗疑疑即弗用而
人主從容高拱鏡鑑自得上馬推赤以御下而下不懼下馬輸赤以奉上而上不猜一體相仍太象斯畢比時廠衛之設止于盤詰奸宄稽察非常而官員之賢否政事之得失毫髮不得干預
祖宗之制蓋盡善也後因奸倖肆權創署西廠潛移威福流毒縉紳　先帝即位首鑑此弊一洗更新故四十五年以來百司庶府莫有敢欺亦莫有恣

吠者相孚相與之情真可娩都兪吁咈之盛矣今部院有不能盡職之臣而科道之官不能糾舉在三四輔弼日侍左右自足以備顧問資鏡照奚必以咨訪之權付之厰衛哉且訪曰暗訪則事必宜其秘恐以是為非以無為有何不可為往日西廠之事可鑑也况廠衛既得以訪部院則部院之位望日輕輔弼之忠悃難達陛下不惟疑股肱疑耳目且疑腹心矣數者皆疑是所信者獨厰衛耳疑既多則臣下之情阻信既獨則壅蔽之患生此端一萌可為寒膽方今聖明在上如太陽當中群陰退伏即厰衛諸臣固未

必敢私作喜怒仰負任使然履霜堅冰勢以漸

至

陛下以耳目寄之廠衛廠衛以耳目寄之群小群小之中萬一有葦英王英者鼓扇其間雖使呂強復生而臣等能保其不蹈前轍乎且大小諸臣所以改觀易聽而不能自安其職業[illegible]欽

皇上推至誠以體群臣本大公以弘聽納[illegible]奏事不調明加譴責或令科道等官指實[illegible]下輔臣計議恭候　宸斷其暗訪一事再乞

聖明酌議施行廠衛諸臣有乘機收置奸徒陷生事端希張氣燄者仍許臣等訪實参究則群疑自

釋庶職畢脩　明良交泰實在於斯臣等不勝

殞越懇祈之至

隆慶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湖廣道監察御史臣陳相謹

題為擴善端以寬無辜耆舊以保至治事臣聞

天下之政本出于一而人君之心惟在所養然

養之之要惟在于善端發見之時擴而充之使

用人行政亦莫不然則施之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矣臣待罪諫垣日者見科道為諫都督

陳萬言房屋事荷蒙 聖恩免究鴻臚寺宣讀

六科十三道諸臣謝 恩仰窺 聖心聰聽之

下若有大不安者臣以為此

陛下本體之明也及覩昨者百官早

朝侍班天雨驟至

陛下即宣鴻臚寺免其奏事
陛下不忍人之心也大小臣工莫不稱慶以爲推此而
治於從政乎何有夫何人心獨見于
明廷而天光不照于豐部臣敢以近日之事數之萬
言　欽賜房屋
陛下不忍人之恩也而尚書趙璜因而認罪郎中葉宗
寬等以之繫獄者爲不用恩焉耳陶澤单去管
事
陛下本心之明也而太監芮景賢之慰留知府[illegible]
阜之妄挙皆爲不用明焉耳崔文左道亂[illegible]
法之所不赦言官交章論劾

陛下不忍罪之而反忍于奪法司之權遂使耆舊大
臣如林俊者一旦致仕李曇夾帶私盐律例合
當有罪御史累次劾辯
陛下竟不察之而反惑聽于挾仇之訐以致盡職小
官如程景者久禁淹獄尚書百官之表率事體
所關非輕草奏不敢不慎今
陛下不曰毋將詰来則曰且不査究是果敬禮大臣
之道也耶科道　朝廷之耳目設官以諫爲職
風聞不敢不奏
陛下貶斥加於前罰俸繼于後是果廣開言路之道
也耶臣恐自今以後林俊去而九卿之官灰矣

業覓罪而百司之體懈矣郭九皐之被拏則守牧地方者寒心程景賢之受誣則盤詰關隘者喪氣天下臣民以爲如此而茍安如此而取敗如此而見賞如此而受罰其不相率於茍且將就之習者幾希當此之時

陛下高拱清穆之上深居法宮之中聲色雜於前便佞諛於後閹宦弄權而怙勢戚畹恃寵以張威臺閣不得貞政科道不敢盡言

陛下雖有堯舜之資湯武之志必不能脫正德之餘習而飢荒盜賊之事何以應之訣部所　懇切具　奏誠事勢窮促有萬不得已者也　伏惟

皇上嗣登　大寶屢下寬恤之　詔躬行節儉以先
天下海内訢訢方幸更生頃者以来買辦漸多
用度漸費當此缺乏之際臣等實切隱憂輒敢
不避煩瀆披瀝上　請伏願　皇上俯從該部
之言將前項銀兩免行取進仍望　念國儲之
日乏懷儉德以永圖節賞賚以省財用停買辦
以寬民力如　上供之費有必不可已者照
祖宗舊制止于　內庫取用至于該部所儲專以備
軍國重大之費庶　國用可以漸裕而民力可
以少甦也臣等無任惶悚殞越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朕覽卿等所奏戶部銀兩缺乏內庫亦缺銀兩
朕方取既這等說且取十萬兩來卿等傳示不
必再來奏擾

戶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臣張漢卿等謹

題爲懇乞　俯恤非常災變停工作罷織造以固

邦本以全　聖德事臣等竊謂衆非元后罔戴

后非衆罔與守邦君臣上下相爲一體故民安

則國本固而君隨以安民危則國本顛而君未

有能獨安者古之帝王當已裕民日慎一日深

圖不見之怨所以自爲社稷計也近該南京守

備等官徐鵬舉等侍郎席書等給事中曾綸等

御史梁世標等各處巡撫都御史李克時何天

衢陳鳳梧孟春巡按御史趙光田美鄭光琬黎

貫俞集林鉞范永鑾等知府馬曾田賦劉蘭龍

詰于貴胡潛等衛所指揮等官張勝軍餘許聰等各奏告南北直隸浙江江西河南四川等處地方各被十分重大災傷亢旱逾時繼以霖雨或狂風驟作江湧海溢或時疫流行闔室病死即今蘇湖淮鳳之間洚水橫流壞民廬舍一望成湖或依岡附木以居挫草剝樹以食或賣鬻子女僅得二三十錢或鬻一妻僅得銀數錢者甚至無人承買委之通衢而去抱之投河而死郭門日昇死屍五六十人骸骨枕藉百里無煙而湖廣地方父子夫婦兄弟求食無路一時自縊困窮之極甘就死地豈惟四方近御史盧變

奏稱畿甸之間隆冬男無完衣婦穿暑布遮體
號哭不忍見聞豈惟畿甸京城通衢委巷乞丐
男女數多裸體骨立深夜號呼難
九重深閟靜亦可徹中宮貴戚誰不見聞至於白晝
通都盜賊公行洪澤滁陽之間嘯聚已至數千
水勢未消二麥未種來夏難望收熟秋成又未
可知救濟之策今已窮促將來之憂尤有甚者
頃年各處豐儉或雖不同乃若無一郡不被之
災無一年不災之處離析死亡百餘年未有如
此之極也仰惟
皇上祇畏 天戒勤恤民隱特納輔導大臣及部院

科道之請發太倉之金截歲漕之粟不急征徭
一切停止再責撫巡等官用心賑濟務使小民
沾實惠　綸音懇惻聞者感泣雖堯舜之心不
過是也但惠民之政方行而厲民之事已至致
陛下徒有憂勤之名小民不蒙　恩惠之實者則為
皇親陳萬言營建第宅差太監吳勲等之蘇杭織造
勞民傷財可已而不已也且土木繕營不急之
務近以災傷奉　命一切停止而萬言新第尤
不急之大者則必行而不已雖經該部執奏科
道論列未蒙　俞允即今深冬寒冱疲勞萬卒
爇火呵凍汲汲完美甚至一木用銀七八十兩

畢工之費不知幾百千萬見今工部缺乏錢粮各項物料未免派辦困窮之民豈復堪此且近日多官議賑　内帑大倉至無可發之銀多方湊借僅得二十萬兩萬壽之宅其費如此若移以救民全活何止千萬餘家顧以一時營建損百萬生靈之命亦何忍而爲此乎況邸報相傳地方災變萬壽亦有人心者乃歛怨欲速恬不不辭避又豈萬壽之福哉昔我

太祖大内宮殿新成制度不侈喜謂侍臣言曰朕夙夜兢惕勿遑底寧凡有興作必量度再三不獲已而後爲之恐暴殄天物剝傷民財不敢不謹

夫

太祖之時財力百倍于今　宮殿興作且不敢傷

陛下爲戚里興作槩不量時宜而爲之可乎臣等以爲此大不可不已者也清暑刷卷不急之差近以災傷一切停止而内臣織造之差尤不急之大者則已革而復開雖經科道交章諫止

内閣大臣九卿等官相繼執奏未蒙　俞允内外喧呶驚歎率謂先年織造中官害地方盖自

京畿直抵蘇杭水陸舟車往來騷擾民間雞犬索然皆空衆隨人等嗜利爲害不可勝言

切害裁革實快人心今者群邪競進賄賂交通左右

倖變之人蠱惑蒙蔽復開前隙
陛下誤從其請親批御翰力拒忠言此豈國家之利
哉昔我
太宗服敝垢之衣語侍臣曰朕雖日十易新衣未嘗
無但自念當惜福故每澣濯更進因備稱
太祖見
高皇后躬補緝故衣喜曰富貴勤儉如此正可為子
孫法夫
祖宗循儉惜福實乃家法
陛下正宜恪守率行崇尚恭儉乃棄信差官再開弊
端下棲生靈上累　聖德臣等以為此尤大不

可不已者也況先王以一民之饑則猶已饑之
一民之寒則猶已寒之今旱沴之災遍于天下
豈止一民之饑寒
陛下為民父母乃忍忽天變棄人言以興工織造為
急萬一宇内困窮盜賊騈發未免上廑
宵旰之憂何乃重服飾愛底暁而忘天下之大計乎
適者大學士楊廷和等議罷織造
陛下乃以具摟執拗拒之且數奏而竟未從夫
内閣大臣以輔導為職即古之三公坐而論道者
也一切政務之宜與圖可否而後行之今謀議
既不叅預至其有言批荅如此豈君臣協心圖

治之道乎昔

仁宗賜大學士楊士奇等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謬仍諭之曰卿等皆　國家舊臣凡政事缺失或羣臣言之朕未允或卿等言之朕未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　朝無失政民不失所夫

祖宗以繩愆糾謬求臣輔之益

陛下以具擾執拗塞忠誠之路以此消

天變召和氣臣等未之聞也即今奸小並興於內而政治日非災變疊見於外而生民日苦不圖嘉靖昇平之望顧有出於正德之所未有者此又

臣等之深憂也伏願念 天心儆戒之重思下
民蕩析之艱將陳萬言房屋工作暫且停止待
豐稔之年再行從長計議其見差織造人員
諭令內閣不必撰寫 勅書即 賜停止仍查實緣
蠹惑近倖之人并技幹衆隨人等通行拏送法
司問罪其應用 龍衣等項查照該部原議止
行彼處撫按衙門依時督造公用務使不缺永
爲定法再不必議差內臣以開弊端尤望體
祖宗示敬 天恤民與其委任大臣之意凡一應事宜
務循舊制 面與內閣議擬然後施行其九卿
科道凡覆奏執奏建言等項 留神審覽必使

天下政務一出正大之途左右群小不得抵間
以柰　朝政庶㡬君臣之情上下流通和氣可
致災變可消邦本可固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雷應龍謹
題爲慎予奪以全大體事臣惟予奪者
朝廷之大體也予所當予則足以勸天下之善奪
所當奪則足以懲天下之惡予不當予奪不當
奪則爲予奪失宜予所當奪奪所當予則爲予
奪顛倒非惟沮善長奸而
朝廷大體所損不小也臣姑以昨日所見二事言
之吏部爲慎時令宣洽化以彰
聖德事將因誣劾及言事議禮致仕降調已故爲民
充軍尚書等官楊旦等起用寬釋優恤復職緣
由上請無非順

陛下前　旨該部看了來說之仁心也戶部爲遵例
報中正課接濟邊儲減削引鹽汚陷民商資本
乞　恩請給原鹽以蘇商困事將投托勢要報
中引鹽虛出通關擾害鹽法奸商李勤等下法
司提問從重發遣緣由參呈上　請無非將順
陛下前旨仍照舊例查革再來奏擾重治不饒之義
斷也
陛下正宜充仁義之初心究予奪之大體則何善之
不勸何惡之不懲哉今於吏部之議則曰嚴於
戶部則曰參勤等多違聞夫楊[illegible]天下之所
謂賢也李勤等天下之所謂惡也賢者棄而置

之奸人遂而宥之不將近于予其所當奪奪其所當予哉二　旨偶同一日臣已不勝疑愕其何以傳天下示後世也夫三代以後賢人君子多見謫斥或多不能盡其用而奸僞小人往往得志如楊旦以下諸臣及李勤似亦無足深惜所深惜者　朝廷予奪之大體耳况是舉也使楊旦等益增其名李勤等厚罔其利而朝廷獨受予奪之失然則臣之此言豈區區爲楊旦輩及李勤等謀哉伏望

陛下移眷李勤等之心加諸楊旦諸臣移棄楊旦輩之心加諸李勤諸人仍　勅吏戶二部將楊旦

等生者起用死者存恤将李勤等查革引塩送
法司問罪則予奪得宜喜怒中節
朝廷之體不虧而天下之善悪知所勸戒矣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臣
李春芳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停止 欽取銀兩以裕
國計事昨者恭覩 聖諭欽取戶部銀三十萬兩
隨該戶部奏稱邊費重大 國用不足乞欲
聖明停止取用等因奉 御批已有旨了臣看得
祖宗朝 國用邊餉俱有定額各處倉庫俱有贏餘
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 京師之後邊費日增
各處添兵添馬修堡修城年例犒賞之費比之
先朝數幾百倍奏討求請殆無虛日加以連年水旱
災傷百姓徵納不前庫藏搜括已盡臣等備查

御覽揭帖計每歲所入折色錢粮及塩課贓贖事例
等項銀兩不過二百五十餘萬而一歲支放之
數乃至四百餘萬每年尚欠銀一百五十餘萬
無從措處生民之膏血已罄　國用之費日出
無經臣等日夜憂惶計無所出方與該部計議
設處支持目前尚恐不給若又將前項銀兩取
供　上用則積貯愈虛用度愈缺一旦或有饑
歲不知何以處之況今邊方軍餉在在告乏留
都民役家家未保而地震水旱之迭見盜賊或
蝗之四出此正　上天示戒之意君臣脩省之
秋也及今不圖末流安救臣若懼罪不言

陛下以臣為何如職天下以
陛下為何如主而我
太祖在天之靈亦不瞑于地下矣伏望
皇上推不忍之心擴本明之德在深宮此心也對
大庭亦此心也待近臣亦此心也待遠臣亦此心也
觀子思致曲之言誦孟軻善推之語不溺于聲
色不惑於近習推誠任賢虛心納諫慰留林俊
以全起用之初心釋放葉寬等以昭天下之公
議辯明郭九皐之冤獄免除李學曾之罰俸時
親、
內閣日御、

經筵如此則聰明不蔽而雍熙之化以臻
聖德日新而堯舜之君可並矣

雲南道試監察御史臣詹仰庇謹

題為乞納忠言罷採辦以崇

聖德以紓 國計事臣惟人君一心攻之者衆非聰明聖哲鮮有不為玩好所惑者然貴乎悟之早而止之亟也昔仲虺稱成湯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召公戒武王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夫湯武非不明聖也而仲虺召公猶以不邇不殖喪德喪志戒之惟湯武能受二人之戒則益絶去玩好之私養其清明之德以為臣民之主至今稱之若夫昏庸之主侈心一生遂不可遏忠臣進戒拒而不納由玆恣意縱欲財耗民窮欲其

保社稷於無疆之休也難矣切見前者
勑下戶部買辦珍珠寶石旋即報罷大小臣工莫不
仰頌　聖德謂能悔之早而止之亟也邇來復
有採辦之　旨戶部不敢違　命廣求價值市
之以進而臺諫交章論列臣疑其必蒙溫詞容
納決意停止及接　聖諭則曰庫內缺少珠著
戶部買些来你們如何這等說姑不究夫
陛下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玩好珠石所費無幾臺
諫之臣似不當過計以煩瀆　聖德也然忠臣
愛　君必防其漸臺諫之所汲汲不已於言者
亦以漸不可長故也今事既往豈復不聽臣當

將順　君德亦何俟于言哉然切謂臺諫未有
論議之先
陛下玩好之心不能自釋既經諫止之後
陛下玩好之心遂當悔悟顧乃不降
旨寵免而反曰姑免究臣恐
陛下玩物之心有漸臺諫之言罔聞由此群小得以
乘間投欲四方因之遠索　貢獻其弊將有不
可勝言者也臣聞珍珠寶石多藏於中貴之家
因
陛下索之愈急則彼擡價愈高珍珠數兩費銀數千
寶石一顆值銀數十以有用之　國費買無用

之玩物果何益哉况今北方多事之秋正
國家之用之際兩廣缺餉疏請再四當事者尚存
根本之慮不敢多與其請而一欲珠石遂無惜
萬金之費是何視土地民人之賤而珠石之貴
也災異荐至男化女形天之所以儆
陛下者彰彰明矣更宜敦尚節儉痛自脩省以合
天心可也乃聞災異之疏畧無儆畏復有採買之
命欲其　天意眷祐轉災為祥不可得矣伏乞
陛下以湯武為法大嘉臺諫之言明降停免之
旨今之既買進者則已若買未足則罷之後或有以
玩好之物陳惑

陛下之耳目者必嚴以斥之如此則心無不正身無不脩誤之於昔猶能罷之於今也上天儆戒之意可荅臣民仰望之心可慰矣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不勝惓惓罔知忌諱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隆慶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衙門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魏時亮等謹

題為府庫空虛百姓窮困乞崇節儉停買取以隆

聖德以圖治安事欽惟

皇上登極至今節儉之德聞於天下昨隆慶元年十

二月內該　內閣傳奉　聖諭戶部查見在庫

銀兩若干數幾年用該部以銀數僅敷三箇月

餘上　聞計一年之內尚欠八九箇月沿邊百

萬軍士餽餉無從給發荷蒙

皇上軫念親洒　宸翰特賜　聖旨這銀兩軍粮如

何缺乏至此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

外未嘗妄費分毫你每還宜措處以濟

國用欽此大哉　聖謨真　宗社無疆之休四海億兆生靈之福矣何者今天下空虛極矣四海百姓困窮極矣所謂僅敷三箇月者尚以大倉銀庫言之若各衙門與各省直之府庫即正支之外求一月之餘有不可得故昨者賞邊借支以補隆慶元年蠲免之數尚不敷用我
皇上內庫銀兩又青差御史三四員遍括天下之財
皇上軫念缺乏至此者但言戶部之缺乏而尚未知天下之缺乏為尤甚者也乃若天下百姓則饑饑而號哭者遍野流離而展轉者盈路加以水戕谷蟲為害尚日關浙北自淮鳳西自川陝[illegible]

苦愁嘆之狀在在皆然此真民窮將有盜起之時臣下皆當危懼之日所在官司欲發倉庫以賑之而在庫無可賑也欲請內帑以給之而內帑無從給也夫窮民莫可爲救又若此皆我

皇上所當憫念者故在今日惟仰賴我

皇上節儉以開億萬小民之生路耳乃九月十二日司禮監傳宣戶部恭捧聖諭買辦猫睛祿寶石來欽此臣等伏見傳宣戶部之時舉朝咸謂此當秋防之日我

皇上必憂邊餉不足而召諭之也今諭之者爲買猫睛寶石等物大小臣民莫不驚愕臣等切聞

聖帝明王不貴異物惟貴安民當此小民不安之日而猶猫睛寶石云云者飢之不可食寒之不可衣所謂異物哉

皇上何貴視焉況此異物乃宮中庫藏之所必有者原自足用奚必責之戶部召買也漢文帝惜百金之費為中人之產不肯妄費如猫睛一顆不啻百金千百金之積千百之生靈膏脂在焉

皇上損此有用之財以買此無用之物諒節用愛民之心大有不忍者矣今一開召買之實深損

皇上節用愛民之德稍知忠愛者孰不為此懼焉矣

祖宗累世節儉相傳自我

聖祖深鑒前代侈奢之害碎胡元水晶之漏剔陳氏
鏤金之床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飾者
悉令以銅爲之曰朕富有四海豈吝如此然儉
約非身先之何以率下開奢汰亂之源未有不
由小以致大者　聖祖儉德如是　聖子神孫
世世守之遂使天下富安府庫充足之傳至
先帝之初年　祖宗之庫積厚矣一自末年小人欺
誑開召買猫睛寶石之門以及土木齋醮之費
遂使　祖宗累世之積費用盡竭而天下之民
力盡疲
皇上登極效　先帝之初年除末載之弊政四方之

內懽若更生乃今忽傳此　諭豈哉
皇上節儉之初意哉大小臣工天下萬民不為此一
物惜而為我
皇上之節儉　聖德惜為府庫空虛百姓之困窮惜
先帝末年費猶可辦以府庫猶未盡空百姓猶未盡
窮也今者　國匱極矣萬民仰望
皇上節儉如望時雨而臣工有人心者孰敢不力贊
之　先帝承　祖宗富積之後不節儉猶可支
持　皇上繼　先帝既耗之餘一侈費必難以
措處倘有以　先帝末年故事為
皇上言者乞　皇上憫念天下府庫百姓不加罪之

必深絕之仍崇節儉之　聖德焉昨
皇上十分減省未嘗妄費之旨出自親灑
宸翰惟時　聖諭一問吏部朝覲官一問戶部錢粮
銀兩又獨於戶部覆旨特灑
宸翰賜下臣等因仰知　聖上留心節儉已至真足
以動天地配　祖宗克承　先帝之令德也今
猫睛寶石珍珠之買此寧不可節儉寧非
皇上所謂用度十分減省者哉寧可謂之正供可以
妄費哉　聖謨洋洋言在人耳今天下之民方
切傳誦要必求保　聖謨於恤民乃所以示仁
於　聖旨乃所以示信於制用乃所以示義於

祖宗繼述乃所以示孝修隙之開甚非
國家之福也且當此　國匱民窮之極又萬萬不
堪此者寧不大可隱憂也哉伏乞
皇上法　祖宗累世之儉念十分撙省之
旨思府庫空虛之極憫百姓窮困之災仍賜收回
成命將猫睛珠石等物一切罷買此後惟一意尊尚
節儉以光　帝德以濟時艱永底四海之生大
隆　九重之福由是則費用既省府庫漸充天
下百姓可安
國家元氣可復又安長治之休可綿之億千萬世
而弗替矣臣等無任須越之懇祈之至

隆慶二年十月初二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陜西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劉禎等謹

題為懇乞

天恩罷征邊關商稅通貨財以防邊患事臣竊惟

國家立制至為精詳

祖宗慮患至為深遠苟可以利

國家安邊徼而無損於民生不貽禍於來世在

祖宗朝當先為矣豈有待於今日興利生事之臣哉

夫　祖宗立制商貨征稅悉有定規稅其一不稅其二征於彼不征於此非不慮及經費而嚴防之也亦非無所為而漫不為之所也其體國之深憂慮患之至計有非私智邪謀瑣瑣小夫

所能窺測其為　聖子神孫萬世帝王基業之
慮益不淺焉臣嘗稽夫古帝王之治天下商貨
有征所以抑末固非利其利也關譏不征所以
禦暴誠不忍病民也哉
太祖　太宗奄有寰宇法古以治內而兩京則有宣
課司之設外而府州縣則有稅課局之設魚課
則有河泊所之設塩鉄有場冶之設至于竹木
有工部有抽分厰之設舟舡有戶部鈔關之設
其取利於民極為纖悉而周密矣顧於沿途諸
關則未始有商貨之征也洪惟
陛下纘承丕緒遠追古昔近法

祖宗正德年間添設抽分及皇店之數凡以病民而
罔利者詔書一切裁革臣等以仰窺
陛下之心一　祖宗之心而
陛下之政一古昔帝王之政天下臣民稽首忻慶其
老羸者咸原須臾無死庶幾見德化之成也今
太監李成不能仰承　德意圖惟治理顧乃陽
假脩築邊關之奸謀陰濟漁獵罔利之私計欲
於山海關抽分商客往來門單使用以備城堡
墩臺脩築之費上以熒惑　聖聰使
陛下聽之而無可疑下以掩蓋公論使天下非之而
無可舉事若出於至公心實懷夫規利信有如

該部之所奏論者誤蒙
陛下允從其請而亦禁制其弊不許侵欺此
陛下之心雖有在于利國實又懼夫病民真公天下
之盛心也然古人有言曰與一利不如除一害
誠使李成之請一出至公而無私有益於國不
病于民臣有以知其決不可從也何也夫商賈
小民棄父母離妻子涉山海之遠冒關塞之險
以負儋石之貨正欲圖錐刀之利以為生耳且
所經過稅務部廠驗稅抽分輸于官者屢矣今
復抽取門單使用幾何而不重病之也此其不
可者一也沿邊關塞地方寒苦物產少稀民用

不貲未免仰給客商今止又使客商告病則財貨將不通矣財貨不通民用又安所取給民此其不可者二也又况 祖宗設立邊關止以譏察非常盤詰奸細耳城堡墩臺少有坍塌摘撥軍夫隨時脩築其有重大工程不貲費用則兵部奏行工部派辦物料應用素有定處其備慮亦已周矣固不在於剝削小民錐刀之利以為國家斂怨生禍之端也此其不可者三也矧財者民之命民之有貨財猶人其有脂膏骨血也今使剝民之脂膏吮民之骨血以戕賊其命則怨心橫生而禍不可測矣諺曰鳥窮則啄禽窮則

摶人窮則變今使激之而生變萬一有如前日
妖人之殺主事者起於倉卒夫豈不爲
國家盛世之累乎此其不可者四也且孟子有曰
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臣願 陛下慎勿蹈其言也臣愚戇罔識忌諱伏
乞 陛下垂念邊關干係匪輕毋視小利致昧
經國之圖亟收成命勿狥偏私之請則
社稷靈長之福天下萬世之幸也惟
聖明留神采擇臣等不勝欣慶願望之至
嘉靖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廣東道監察御史臣賀一桂謹
題爲因事納忠懇乞
聖明俯賜採擇以隆化理事臣巡視西城近奉
勅諭選民間女子臣獲執事閑
命之初竊嘗欲盡其愚冀幸停止繼思
皇上登極例應選進一次是以不敢竟
瀆然一念拳拳無已之心終有不得自釋者蓋色荒
之戒古人所謹其漸誠不可長也兹欽遵
聖諭已選三百名 進則足以供使令矣臣愚以爲
新者既入舊者宜出何則陰類盛積必干陽性
女謁幽閟宮闈其鬱怨怨曠之氣誠足以上戾

至和結成災青人君父母天下當以天下之心為心故撫子女則知人皆有父母之思御妃嬪則知人皆有室家之願

陛下發政施仁將草木群生均得以自遂者忍使深宮中多怨乎況新進者舊皆有成例也汰去冗積亦節財省費之道臣願

陛下宣勅幽滯以基休禎臣又聞天子以天下為公財無私入費無私出今戶部所入莫非

陛下之財戶部所出莫非

陛下之用

陛下所宜加意著惟有節愛之方焉耳伏覩戶部接

出 聖旨取銀三十萬兩來臣愚忽聞驚異以
為
陛下惟正之供皆有常度邇者該部會其所入計其
所出一歲尚少五百餘萬兩民窮力屈百計歛
求終無所措體國者方用深憂今一取忽至三
十萬兩不知此銀從天降乎從地出乎其取之
也將以為私藏乎亦為公費乎皆臣愚所未解
也夫財者民之命民者
陛下之命也萬姓嗷嗷待命
陛下宜有以愛惜而保全之况糜費之源一開則橫
流之害無已恐紛紛自此多事矣臣願

陛下詳覽得失之故深為　社稷蒼生計將前項銀兩俯賜停取留為軍國不獲已之需庶不至朘削窮民以殘傷其命而所以培養元氣與化致理者在是矣臣本非劣誤蒙拔擢諫諍之官雖損身殞首無能報塞竊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所以稱聖臣犬馬微忱因事效忠所拳拳致望于

陛下者惟此為至伏乞　留神加察焉天下幸甚

臣不勝恐懼待罪之至

隆慶三年四月二十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工科都給事中臣黃[illegible]謹

題為信詔令慎抽分以蘇民困事臣聞聚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自古英君誼辟未嘗不以為重臣切以為天地自然之利但當愛養之樽節之以藏富於民而已況可取之耶況可非分以斂之耶臣等伏見御用監太監黃錦等題稱乞

勑南京守備轉行南京御用監委官并南京工部委官一員公同前去直隸蕪湖抽分場并龍江瓦屑抽分竹木局委官處將抽分杉木板枋等料數內揀選印記陸續關支就著彼處軍衛有司差人搬運本監委官官送赴京交收應用等因

續該工部覆奏前事奉 聖旨該監所奏竹木板枋准抽分陸續解京應用欽此臣等聞命以來驚愕失措悉心詢訪上意恩索稽諸
國家之定典而罔弗戾徵諸異代之常法而罔有合求所以將順 綸音以終不可得是以昧死
上言洪惟
皇上龍飛之初即下 明詔 先朝弊政剗劃無遺節該荊州杭州蕪湖三處抽分廠專為打造粮舡或造供應器皿而設以省科派小民之計近來兩京各監局相沿具奏差人赴蕪湖廠支取杉楠等木數多又有內官監差官中半抽分二

年有餘致將造舡銀料不敷支給累及運軍出
利揭借缺舡運糧躭悞國計原差太監李文等
詔書到日即便取回以後不許援例奏差欽此除欽
遵外當此時　明詔一布天下軍民如出更生
以為堯舜垂拱人人踴躍思見太平夫何甫及
四年該監遂有此請
陛下遂有此旨況蕪湖抽分竹木查自正德十年
武宗皇帝額外添取以供泛濫之用今
陛下愛人節用出于天心何用此為始以裝載起運
一事言之所費以為不貲其民已見不堪以故
南京兵部等尚書李克嗣等以為不可南京工

部尚書崔文奎等亦以為不可南京吏科給事
彭汝寔以為不可況提督漕運總兵官楊宏題
稱火燒漂流等舡二千二百餘隻議欲查催蕪
湖抽分未解木價買料打造尚未至于差中官
抽分也今又遣中官矣推斯舉也破裂
祖宗之成憲蹈習　先朝之弊政絕商賈通貨之脉
傷江淮轉輸之力奪運舸以困漕河疲武士以
妨戰守騰謗沸怨抑鬱人心誠足以上干
天和下招民亂
陛下何樂而必為此也以為供用之器不可以或缺
等歲之辦不可終乏也臣又以為

祖宗以来未嘗專遣中官抽取而用度甚充等威亦
辨姑以近事言之
陛下詔罷抽分亦已四年其四年之間服用器伏未
嘗毎毎告乏之何急如此抽分為也抑何急於遣
中官為也伏望
陛下念民財之當惜民力之當紓
俯從工部所請　收回中官抽分之命其蕪湖三處
木植仍照舊收支脱或缺用内而該監外而該
部自有定制必能充裕供應仍望
聖明於凡非時之役不急之務一切罷舉上以彌
天變下以求民順天下幸甚

嘉靖四年四月初九日奉

聖旨已有旨陸續抽解如何又這等来說該衙門知

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李巳謹
題為帑藏空虛疆埸多故懇乞
聖明軫念軍餉十分匱乏停買金寶等物以昭儉德
以裕　國計事臣等於本月二十日據戶部接
本官送到內承運庫署庫事尚衣監太監崔敏
等奏為急缺年例金兩寶石等項事內開猫睛
祖母綠珊瑚馬瑙等項各數目不同欲令戶部
作速買進以應該庫緊急關領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臣等切惟財用
國家之首務節儉人君之美德故古先聖王必加
意節省以永保萬世無疆之治我

皇上節儉　天成同符往聖臨御未幾即
詔令停買珠玉等項臣等嘗伏覩其先年
聖旨有曰朕於各樣用度十分減省正供之外未嘗
妄費分毫你們還宜悉心處措以濟
國用大哉　皇言真　社稷蒼生之幸也矧今二
年以來災沴頻仍稅粮不繼寇盜蜂起所在皆
然頃聞大同等鎮警報自右衛以達陽和天城
諸處胡馬數十萬絡繹不絶雖目下未敢長驅
而禍機實難遥度此從來未有之事遠近無不
駭驚臣等昨查得大倉老庫並外庫實在銀僅
三百餘萬兩粮僅七百餘萬石且各邊年例尚

未全給使今年幸保無事猶難支持萬一烽高
馬肥黠虜深入不知一應兵馬器械糧芻犒賞
何以待之此正
皇上宵衣警惕之時與臣子扼腕獻籌之日該監乃
欲輕動太倉銀兩買辦金寶等項以供一時之
玩好如
陛下令德及先年　詔旨何哉臣等訪得猫睛祖母
綠等物每塊約用銀百兩珎珠每顆約用銀二
三十兩夫
天子至尊無上初不藉此爲美有之於
陛下何加無之於

陛下何損臣等不爲財用惜獨不爲
陛下美德惜不爲九邉慮獨不爲雲中之燃眉慮乎
縱或上供之物不能免
陛下亦須俯念民艱查照
祖宗 列聖鴻規 先帝二十年以前之事酌議多
寡量行買辦以崇儉朴以實
帑藏以備邉境不時之需臣等職掌所關義不容
默故特披瀝肝膽昧死一言之伏願
皇上宣召輔臣查問太倉銀数大同虜情忠
祖宗創業之艱難念閭閻枵腹之可懼少
賜裁察更降 明旨将該監前項奏買等物逐一斟

自　聖心擬定數目應停止者即令停止應減
去者即令減去俟邊報稍息從容查照施行後
不為例如此則
皇上之儉德益光中外之懽聲愈茂府庫充足而不
匱邊塞有警而無虞億兆手太平之基端在此
矣　宗社幸甚
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照先年例買進

戶科等科給事中臣魏時亮等謹

題為懇乞

聖明仰崇儉德俯恤民窮以永圖治安事本年九月

內我

皇上諭買猫睛等寶石未幾荷蒙　賜罷中外大小

臣民鮮不懽忻踴躍謂我

皇上軫念匿之真　聖主恤民之仁惟懷永圖真

聖主節財之義罷珍玩勤聽納炳離照之明方

諭買即停止奮　乾剛之斷　聖德傳播如是臣等

犬馬愚衷曷克揄揚于萬一也迺今十二月初

七日司禮監乃傳　聖諭買各樣寶石珎珠精

緣多買貲三日要隨該戶部具　題節奉
諭旨嚴急不一而足臣等伏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
人何以聚人曰財言帝王保守天位在人民而
保聚人民在財用古先王珍玩不事異物不貴
汲汲焉惟以養百姓節財用為先所以致治一
時施聲萬世載在史冊班班可考也
太祖高皇帝嘗謂侍臣詹同曰吾每於宮中無事時
輙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真治國之
良規孔子之言萬世之師又嘗曰珠玉非寶節
用是寶於是郤文石御銅器且教　太子
諸王曰前代奢儉不同治亂懸判當記吾言常存

儆戒是以　聖子　神孫祚貽萬世無非
太祖之所留也
皇上登極首罷採買專尚節儉嘗讀
聖旨有曰朕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分毫可謂遠邁哲
王近法　祖宗天下百姓何幸焉
社稷臣工何幸焉今者　諭買珠寶各樣物料所費
不止分毫
皇上儉德寧無少累臣等嘗聞之節儉必謹乎錙銖
侈費率由於玩好犬馬愛　君寧忍欺侮矧昨
者猶睛罷買薄海內外已傳令名一旦改之殊
駭觀聽左氏有言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無令

名之難以唐玄宗之陋尤能焚珠石于殿前誇令名于天下說者謂殿前之焚稍似沽名之過然玄宗之令名竟與太宗憲宗媲美稱曰三宗未必不是沽名一念起之也短之者不過謂其儉德不終令名更損哉

皇上羅買猫睛諸玩無沽名之念有令名之實今復有買辦之　諭遐邇臣民寧不為

皇上儉德令名惜哉舜造漆器諫者七人夫漆器用物也造用物且諫況買珠寶等物寧忍於不諫乎此而不諫非以堯舜望我

皇上亦非以堯舜之臣自待也況近日災變異常人

情洶懼一歲之中無論天裂星殞地震山崩雨
豆雨毛諸怪即近日山西以一男子變為婦人
前代所未聞史冊所有不載陽變為陰朕兆匪
細
皇上一接于目寧不儆于心乎長至之後京師陰霧
浹旬夫春霧則恒有之若冬氣斂藏更值甚雪
乃或霧連晝夜舉目蒙晦即其象占尤可深思
切懼者蓋今日之天下百姓困窮盜賊將起官
風不正虜患已深　宗室衆貧不可以為生兩
廣危朝不能以保暮言及根本最可痛思
聖主在上正宵旰明作之時臣工在下正交脩共勗

之日要必喜怒刑罰之政務感人心理亂安危
之機輒勤　廣訪百官舉職大臣法小臣廉四
海更生遠者來近者悅兵戎詰而神氣張屏翰
寧而元氣固庶使天下長治萬世永安此非當
急而速者乎今惟珎寶之崇恐非
聖朝美聞也我
皇上節儉　聖德性本　天成茲者懇乞俯念民窮
益光　聖儉將異物罷買　明旨再申則
聖主聖德愈彰中外懽呼愈甚即一事一念之間見
宗社生靈之福而天下萬世之治安信有不難於致
者是在

皇上一轉移之間而已臣無任殞越瞻望之至

隆慶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內府缺珍寶著戶部買辦進用你們如何這等說姑不究該衙門知道

巡視光祿寺廣東道試監察御史臣雷應龍謹
題為乞省無益之費以昭　聖德事近該光祿寺
錢粮見有所謂鷹犬食肉虫蟻食粟每歲猪肉
一萬六千五百餘斤菉豆蕎麥共五千二百餘
石臣竊疑之
陛下即位以來謹身節用惟日孜孜未聞有珍異之
好為耳目之役也今畜養禽獸者所費若是豈
以為小事不足惜哉夫聖如周武王受一獒之
貢似不為過其臣召公奭即作誥致戒謂不矜
細行終累大德孔子筆之于書垂訓萬世
陛下豈未嘗念及此乎況今災傷連年民窮財盡前

項牲口雜粮多係小民典田産賣子女方能辦
納固不可使靡之于禽獸之口又况近因祈寒
京城内外乞食貧民死于凍餒者道路枕藉而
莫之能救何忍使無用之禽獸反得饜飽於百
姓之膏脂也孟軻氏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陛下豈未嘗念及此乎遠者臣未暇論昔我
太祖高皇帝因句容縣有虎為害遣人捕獲之豢送
民間飼之以犬參軍宗師顏言其無益
太祖即忻然取二虎并一熊皆殺之分其肉以賜百
官此誠萬世之良法也伏望

陛下念小民輸賦之甚艱察禽獸之無益屏去鷹犬
虫蟻之畜停免肉豆蒭秣之供為天下惜財不
為玩物而輕費民財為
聖躬全德不為玩物而重累
聖德則 聖德之隆將可以近
聖祖而並周武矣
嘉靖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朕即位以來凡百玩好不經耳目惟欲慎德
圖治以安民生這鷹犬虫蟻一無所益每年畜
養仍耗費豬肉菉豆蒭秣多至萬千有餘着該
管官員便查數目來看

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臣蕭𬉼謹

題為地方艱災　大工繁重懇乞

天恩俯賜裁省以安民生以彰　聖德事恭惟

皇上道本生知　聖由天縱自　居潛邸而

仁孝之德敷聞九有及　登大寶而　寬恤之詔屢

被多方內則裁省光祿諸費外則停止織造諸

工凡今四海之內稍有生全之望孰非

陛下五年之間力侍節省之　賜也邇以

上用乏絨差官陝西織造一時人心竊謂

明詔方新何為復有此舉臣則以為　聖性克儉所

以復有此舉必是十分缺乏不得不然想所織

造亦不過百千餘疋取足一時之用而止也近
據司府報監官開數　各色袍服凡三萬二千
二百四十疋套而撫按諸臣會計諸物料價七
十五萬餘金其他　進貢之鹽費匠作之工賞
機張之脩整監官之供需傔從之廩糧尚不及
計要之雖百萬未已也一時急緊議將各正項
錢糧數萬那移應用待秋後派徵漸次措辦臣
日行邊陲雖未與議而一聞此報深為震駭夫
上用誠不可缺則織造似不可已而數至累萬不已
太繁織造既不可已則工料必不可無而帑至
百萬不已太重然使民力可供則

上用惟急亦何足恤也但陝西一省僅有八府其五
府皆在窮荒套虜番夷歲行擄掠三府雖居腹
裏而山寇礦盜時常竊發民生憔悴貿易多以
牲易市井蕭條居止多依窯洞錢糧逋負倉庫
空虛內供　四藩祿糧而　宗儀積欠者幾十
餘萬至於官師頻年缺俸又其次也外供四鎮
軍需而老家軍不得請給者凡二三年至於冬
衣布花屢歲未須又其次也重以去冬無雪今
春無雨入夏以來通省亢旱臣近經行如臨蘭
等處正係出辦絨線地方而一望赤地黃河以
西則又氷雹連天生計既窮民心轉棘至有一

家三人而駢首自縊者言之殊爲痛心欲請賑
則帑藏皆空欲請蠲則供輸難措臣日夕思之
中心如焚唯恐外患內憂之相繼挺作也而況
當此繁董之　大工計其所費雖加派一年之
賦役尚未可辦也而謂艱疲災傷之民其能堪
之乎夫人情困苦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其心
豈不知嚴父母而畏天其情誠迫其心自不能
已也今陝西之民可謂困苦痛疾之極矣其引
領
陛下而呼　天呼　父母者亦孔亟矣自非
聖慈俯念民瘼將前項織造　大賜減省則臣知民

刀必將不支而　大工亦將何時而可竟也且
臣聞陝西羊絨與羅叚迥異其織造必視天時
非若羅叚之可嘗織其收貯僅可一二歲非若
羅叚之可常收若使多織而久藏之或致蛀壞
是又可惜也如蒙
天恩勅下工部會同該監將所開數目酌量緊等行
令監官織造其稍可緩者
俯賜裁省數目少則易完物料少則易辦而加派少
則艱疾災傷之民亦尚易供而不至驚駭逃移
且監官亦自易處而不至遲久留滯
陛下休養之恩同符父母而陝民生成之感永戴

天地者寧有窮乎民生又安　聖德彰顯此又愚臣

一念憂民愛　君所以不避斧鉞而拳拳言之

者也臣干冒

天威罪當萬死不勝隕越戰慄之至

萬曆五年八月題奉

聖旨工部知道